

風雨故人情

懷 韓 忠 謨 兄

● 龔祖遂

中大法學院的室友

民國八十三年（一九九四）三月下旬，韓忠謨兄的公子韓聯甲世兄來電話，要我為他父親寫篇紀念文章，又接到韓忠謨教授法學基金會董事長廖正豪先生函，囑我為紀念集撰稿，義不容辭。

我與忠謨兄相交四十多年，最早在南京中央大學同窗三年的點點滴滴，時時在腦海中浮現，每當午夜夢迴，許多往事，歷歷在目，記憶猶新，使我欲哭無淚，終夜難眠。

民國廿四年忠謨兄與我同時考取南京中大法學院，他讀法律系，我念政治系；當年正值中大奉令限制招收文科學生，因各校文法科畢業生，就業困難，社會上有「畢業就是失業」的警訊。中大法學院共錄取五十二名（法律系十六人，政治系十四人，經濟系廿二人），畢業時法律系十人，政治系三人。我們同住南京四牌樓附近成賢街新建宿舍（二層樓），同年考取法律系的蔡保勤（浙江人）、詹樹千（福建人）、史迪（江蘇

人）、政治系周雅懷（湖南人），皆分配在新宿舍。周雅懷與我同室，忠謨等四位同學分配於隔壁鄰室。

法律系、政治系一二年有共同必修、選修課程：國文、英文、中國通史、法學通論、政治學、經濟學、社會學、民法總則、刑法總則、國際公法、財政學、法理學、政治科學與政府、比較憲法等，所以我們時常在同一教室上課。國文課作文每二週一篇，教授錢之厚發出第一本作文簿，總是韓忠謨的，老師稱贊忠謨：「他國學根底深厚，思想敏捷，條理清晰，文情並茂，我教了多年國文，他是最出色的」。我們同學早知他是江蘇全省高中會考第一名，經國文老師對他嘉獎後，更加敬愛尊重。

生活嚴謹博學好問

忠謨生活嚴謹，寡言笑，埋頭鑽研，少與人往來。調皮的蔡保勤兄給他綽號「老夫子」，他不以為忤。因為他住在我右隔壁寢室，彼此是江蘇人，同上課的機會很多，很

面熟，自然相識交談，我經常請教他課業上的問題，都得到圓滿的回答，我非常感激。他喜歡我誠懇平實，不虛偽做作。因此我們常在法學院大樓教室同進出同上課，更常在四牌樓街上同一飯館用餐；他喜歡吃蛋炒飯，我吃牛肉麵，那時一塊銀元，七張飯票，後來漲價減為五張。憑票領飯麵。起初大家客氣，爭先作東，拉拉扯扯，過一陣子大家免俗各付各的，倒也乾脆。

蔡保勤喜歡音樂，時常在寢室高歌一曲，附近幾個寢室，聽得清清楚楚，有的說唱的好，有的說不識相；我問忠謨兄有沒有聽到歌聲，他說沒有。隔得遠的同學都聽到，他較近些而沒有聽到，因一心溫課，思考問題，「聲不入耳」故也，蔡保勤對中大校歌很有興趣，有空就唱，中大共有三首校歌，由南高、東大到中大，都有一個不同的校歌。南高校歌由校長江謙作詞李叔同製譜：

大哉一成天下動，如鼎三足兮，曰知、曰行、曰勇。千歲會歸兮，集成於孔；下開萬代育方兮，一趨於同。鍾海西上

今江東，巍峨北極兮，金城之中。天開教澤兮，吾道無窮；吾道無窮兮，如日方嶽。

東大校歌，汪東教授作詞，程懋筠作曲維襟江而振海兮，金陵宅其中，陟升皇以臨晚兮，此實為天府之雄，煥哉郁郁兮文所鍾，宏我譽舍兮申於南東，千戈永戢，弦誦斯崇，百年樹人，鬱鬱葱葱，廣博易良兮吳之風，以此為教兮，四方來同

（中大校歌，羅家倫校長作詞。）

國學堂堂，多士踴躍；勵學敦行，期副舉世所屬望，誠樸雄偉見學風，雍容肅穆在修養。器識為先，真理是尚，完成民族復興大業，增加人類知識總量。進取，發揚，擔負這責任在雙肩上！

蔡保勳對三首校歌都會唱，而且唱得珠圓玉潤，卻是高手。有一天，我們鄰室同學詹樹千（來台曾任大學先修班主任）、雅懷、保勳、史迪兄及我，在保勳兄寢室閒聊，他忽然想起中大三首校歌說，究竟那首比較好，雅懷兄插嘴說，請「老夫子」解釋，樹千兄（說福建話，比較難懂）搶著說「對、對」，於是保勳兄要我請「老夫子」來評斷，我正向在埋首書本的忠諫兄勸說：「大家敬仰你！等你休息一二十分鐘，到蔡保勳寢室去一趟，解決我們對三首校歌的爭議。他無奈地放下書本。和我一起走去，保勳兄連說好！好！拿出三首校歌給忠諫看，請其

評斷，那首歌較好。忠諫對三首歌仔細看了之後說，易懂、易解、易唱，寫得週延的，以羅家倫校長寫的校歌較適宜。他這一說大家心服口服，鼓掌叫好。不過直到如今，中大仍沿用東南大學時代的校歌，我建議不久的將來，在台灣或在大陸的中大校長，應對三首校歌作一比較研究、凝聚共識，選擇一首，傳承久遠。有一次，在法學院大樓教室，聆聽錢端升教授講「比較憲法」（他與王世杰教授合著「比較憲法」為當時權威著作），非常叫座，教室爆滿。錢教授對憲法一門是當代權威，他講完後，囑同學有問題可提出討論，忠諫兄站起來說，我有一個問題請教老師，關於憲法上有爭論的問題（好像是「五五憲草」總統權責問題），忠諫兄不急不徐，將問題的要點述說一篇，老師聽罷，眼向天花板一瞄（他有一個習慣，對問題思考時，先向天花板瞄一瞄），而後如此這般的回答；忠諫兄似乎不滿意，再站起來發問，於是師生之間論戰起來，結果忠諫兄還是認為問題未獲滿意解決。錢老師當時說，我早已聞說你是法學院的高材生，中英文精通，受業各課，均有深入的研究，「比較憲法」當不例外，我教了北大、中大十餘年（他是當年中大政治系主任），還沒見到你這樣博學好問的同學，當場稱讚了一番。同時保勳兄等對他加深認識，格外尊敬，從此同學不再叫他「老夫子」，因為這個綽號容易誤會有譏諷的意味。

愛圖書館談六朝松

忠諫兄逢到假期，很少出外郊遊，總是不手不釋卷；有一次我對他說，我們到中大快要一年半了，還沒有看到象徵中大精神的「六朝松」，他面有難色地說，下一個星期日上午去吧，事實上他有重要問題研究，抽不出空來，下一個星期日，他估計可以空些，所以我們約定下星期日上午去，並邀約保勳、雅懷兄一同去，這天正是風和日麗，校園梅庵四週，綠草如茵，鳥語花香，景色宜人，我嚮往已久的「六朝松」，就在那裡，一眼望去，樹葉茂盛，枝幹蒼勁挺拔，經過千餘年風吹雨打，仍然不畏一切，挺立雄壯，真是中大精神的見證者。

那時正好歷史系三、四位同學坐在草地上，談論「六朝松」樹齡問題，我們在一旁清晰聽到，有的說是三國吳大帝孫權開國時，就已生長在那裡，算算它的樹齡，約有一千七百一十三年，有的說，如果是六朝最後一朝方種植，大約有一千三百四十七年至一千三百七十八年，「六朝松」真有這麼高的樹齡？我們頗有些懷疑！大家正在思考這個問題時，忠諫兄不人云亦云，似乎他靈機一動的說，這個樹齡問題，希望讓農學院有研究的同學或師長們用科學方法，去確實驗證一下，大家說，好主意！好主意！

據最近去過南京母校的同學說，「六朝松」已名列「國寶」，近年來樹幹中空，枝

葉枯萎，顯示老態，若不加強維護保養，很可能過不了幾年要倒下，校方對這景象，不勝憂慮，除已將水泥灌注空洞外，並以水泥柱二枝加以撐持補強，嚴密保護。

忠謨兄讀書有三個步驟，第一、自我思考；第二、名師指導；第三、去圖書館掘寶。他在課前，先對課本閱讀一遍，而後求了解，上課時儘量吸收老師指教，課後去圖書館尋找所需的參考書刊，以求徹底領悟，有一次保勳兄有一個法學方面的問題請教他，問我如何用最快的方法可以找到他，我不加考慮說，你去圖書館，他急速走去，真的達到目的，忠謨兄奇怪的說，你怎知我在這裡，是不是祖遂兄告訴你的，他說，正是，接着他說祖遂兄真是我的知己，我的行動他最清楚，而且常常看透我的心意，今天來圖書館，很多同學想不到的，因同學們大都外出郊遊，猜想我也不例外。

中大圖書館位於校區中心，距離法學院大樓很近，遠在民國十年冬江蘇督軍齊燮元為其父親齊孟芳（祝壽）以壽儀十五萬銀元捐贈東南大學建造圖書館，初名孟芳圖書館，由滿清末屆狀元張謇題額，後改名為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；館內設有閱覽室、期刊室、參考書室，桌椅寬大舒適，房屋高敞明朗，環境幽雅；該館落成啟用時，藏有圖書三千六百十二種，凡二萬九千七百四十四冊，圖書館藏書已具規模，羅家倫先生於廿一年八月接掌中大至廿五年一月。這四年之中圖

書雜誌，積極擴充，新增圖書中文及日文書籍共四萬八千二百六十五冊，西文書一萬九千五百七十冊，中文雜誌二百六十六種，西文雜誌一百八十六種，可謂燦然大備；全國各大學圖書館藏書均無出其右。忠謨兄需要瀏覽參考書刊，都可在此圖書館中找到。圖書館上午八時開放，下午九時關閉，去的人必需趕早，後到者沒有座位了。所以忠謨兄去得很早，他有空就到圖書館，圖書館是他讀書生活中的最愛。

聽義大利樂團軼事

與「六朝松」齊名的中大禮堂，均是中大精神的象徵，中大行政中心即在大禮堂二樓，穹頂巍峨，羅馬式巨構，在朱家驊校長時代興建，羅家倫手中完成的。忠謨兄很少到大禮堂去，有一次義大利交響樂團在大禮堂演奏，保勳兄說這是世界聞名的大樂隊，很難得的機會不要錯過，祖遂兄快邀約忠謨兄準時去欣賞，忠謨兄無興致，我勸說開開洋葷好嗎？他勉強的說，你一定要去，我不好太固執，奉陪好了。因為去的人太多（師生加來賓），除政府大員、貴賓及少數幾位院長教授（音樂）外，都排隊進入，我們去時遲，禮堂客滿，祇好站著聽，但見講台上指揮者拿了二三尺長的棒子，忽上忽下，或左或右，精神抖擻，聽不清楚音響，該傳音器有小毛病，伸起頭蹠著腳看去，大鋼琴三四拾，大中小提琴，洋笛、喇叭、銅鼓，

各種樂器著實不少，演奏的人大約有二三十人，可惜聲音太小，祇覺得好像蚊子在夜晚飛舞的嗡嗡聲，這樣演奏一小時半結束，散場後保勳兄（他去得早，排在中段），興奮的說，好極了，名不虛傳，大飽耳福，可是我們兩人則感到失望，尤其忠謨兄搖頭喪氣，一無好感，其實我們無欣賞能力，他說全身都無音樂細胞，相顧一笑。

但在換一角度看，大禮堂的功用對他太大了，國際權威學者（法學方面）來到大禮堂演講，那他儘快就去，因為有些他著名的學者演講，很難請得到，機會極少，所以他非去聽不可，他每次聽講後，回到寢室，我問他講得如何，他開心的說，難得、難得，很多不解的問題，從聽講中滿足了心願！

有一年華東八大學舉行中英文辯論會，輪到我校主辦，我不善詞令，又無特長，但有一個熱誠服務的心，學生活動較為積極的一分子，似是一學生自治會，推請我籌辦，我左思右想，猶豫不決時，面請忠謨兄決定，他說你和我個性不同，你好動、我好靜、你外向、我內向，你體弱無耐力，我強壯有毅力，你至誠待人，做事負責，同學都知道體念到的；這次重要任務，學生會方面推選你主辦是經過慎重考慮，你被看中不是偶然的，我想你一定辦得圓滿成功，這工作你承受下來好了。在他分析鼓勵之下，我奔走策劃，全副心力投入，結果達成任務，不過代表我校同學參加辯論的成績平平。那時羅校

長在我代表中大致開幕詞後，他悄悄的對我說：「在主席枱上致詞，最好不要穿大衣，（我穿大衣出洋相），我回說：「謝謝校長提示」，至今我對大衣一無好感，一進門就和禮帽一樣，立刻脫掉。羅校長曾對我說：「我替你們選的教授，都是國內外一流的佼佼者，你們真有福氣」。會後即回到忠諫兄寢室急着說，這次會務辦得尚算滿意，感謝你的勸告，他微笑的說：「這是我意料中的事」，我還將羅校長對我說，為我們同學禮聘到國內外一流的名教授來校講學，我們真有福氣，他說，這是真的，我們要知道福、惜福、不要辜負校長一番的苦心。

抗戰一別台灣相會

民廿六年夏時局緊張，日寇不斷挑釁，藉機侵犯，七月七日抗戰終於發生，接著淞滬激戰，不久上海失守，南京垂危，敵機於八月間三次連續大轟炸首都，中大校舍多處毀損，羅家倫校長認為這次中日之戰必是長期抗戰，決定將學校遷移大後方，吳幹教授等建議遷移重慶，校長早有此打算，九月廿三日奉准西遷，校方緊急通知師生於十月十日集中漢口，換船西上，我與雅懷、保勤、史迪、樹千兄等準時到達漢口，轉船至宜昌，再進到重慶沙坪壩，十一月初即上課，但不見忠諫兄蹤影，大家推測八月間局勢危急時，他返家後，未能及時出走，失去聯絡，使我們非常想念。直到四十年冬，樹千兄電

話報佳音說，你最掛念的忠諫兄已來台，現在司法行政部服務，我高興得說不出話來，急忙邀約四位在台同學，於銀翼餐廳小酌，大家對忠諫兄駕到時，搶來握手，坐定後，各說闊別數年的遭遇、變化，更談及南京讀書三年時的情景，都有說不完的話題，訴不盡的衷曲，有如兄弟般的親熱。此後相見機會較多，每值新年（農曆），互相來往拜年，談起「中大蛋炒飯」，他總是微笑，勾起他許多的回憶，冬天他喜穿長袍，有一次到我家拜年也穿的是長袍，他勸我也穿長袍，他說絲棉長袍又輕便又溫暖，我於是就在冬天購置長袍穿，覺得非常實用。過了幾年，台灣流行電話拜年，我們也隨俗電話拜年，聽他親切的聲音，如同見面一樣，非常快慰。

七十二年八月吉日，保勤兄二公子結婚，樹千兄約好四位老同學同去道賀並參加喜宴，我們三人先到，忠諫兄遲遲未來，樹千兄要我電話催促，我說我早已和他聯絡過，他一定會來，當我們正談他時，他到了，我們相互握手，含笑坐下，於是談天說地，甚感親切。我說大家向保勤（因腰脊骨刺，癱瘓不能行走，臥床休養，翌年中風病故，大家很悲傷）嫂道賀，說時遲，保勤嫂走得快，已過來表示謝意，我們起身拱手道喜。因為我們四位相聚一起機會絕少，從無拍過照，這次有機會拍了照留念。

席間忠諫兄說，我們都在七十歲左右的

人了，這種高齡就有三怕，一怕跌跤；二怕感冒；三怕開刀。大家生活起居要謹慎小心。他平時偶有傷風感冒，七十五年結腸癌開刀，七十九年（他恩愛夫人亡故一個月後）被大狼狗撞倒跌斷腿骨又住院開刀，這老人三怕，他不幸言中，而吉人天相，均安然度過。他二次開刀，我皆去探望，靠近他病床旁，婉語安慰他。聯甲世兄接客送客，忙進忙出，滿頭是汗，勞累異常，日夜守護，孝心感人。

真讀書人卓然有成

八十一年新年他打電話來拜年，適我外出，由內子接聽，他說大嫂恭禧，向你們拜年，接著說他已搬到敦化北路二二二巷廿九號之一的五樓居住了，電話是七一五四一五六，請記下來，內子說，遵命。他要求唸一遍給他聽，聽後他說，不錯，然後才掛斷電話。做學問的人，謹慎細心，為人設想有如此者。我與忠諫兄在南京、在台灣前後交往四十餘年，他真誠相待，認為知己，他「才高八斗、學富五車」，我是一無成就，而他懷念故舊，情誼殷殷，真是有緣。忠諫兄離我日遠，追憶往事，尤其南京三年的點點滴滴，陳述如上，聊表哀思。至於其在法學方面，忠諫兄著作等身，「法學緒論」，更是法學界的經典之作，他是經師，也是人師。文化界聞人，全球暢銷的「中外雜誌」發行人王成聖教授曾於該雜誌（八十二年十二月

號)「真讀書人韓忠謨」大作中結論說，他「立功、立德、立言」，皆卓然有成，可以不朽矣，真是確切平實之論。

忠謨兄高足廖正豪先生，平時照顧韓老師無微不至，不辭辛勞，付出心力為老師主辦喪事，又徵募紀念老師文稿，編纂成書，

以為永久紀念。在今日師生倫理不彰之下，有如此尊師重道的學生，我深為忠謨兄慶幸，走筆至此，窗外細雨濛濛，潸然淚下。



① 韓忠謨教授早年在台灣大學法學院留影。

② 韓忠謨教授(右二)與本文作者(中)合影，右一為本誌發行人王成聖教授。

